

食花生 學花生

現在有一句流行語——「等食花生」。地道的香港人當然明白是什麼意思，和俗話常說的「等着看好戲」差不多。為何出現這樣的一句話？我沒有刻意細究，我猜與香港人的生活態度有關。例如看一場球賽直播時，香港人喜歡一邊看，一邊吃花生；一群好友聚在一起談天說閒話，又會邊吃花生邊談。後來引申到在街上遇到一些事故發生，充當閒人圍觀，也稱為「食花生」；甚至社會上發生了一些事，對己而言無能為力，只能充當旁觀者看着事情的發展，也可用上此話。

花生渺小而普通，卻在我們生活中佔了重要角色。連在中文範文的詠物文章中，竟也最少有兩篇文章以花生為主角，一篇是許地山的《落花生》；另一篇是梁容若的《落花生的性格》。這兩篇文章不僅是名篇，因長期作為課文，更成為不少人的集體回憶。

初次接觸這兩篇課文，我不知道「落花生」就是「花生」。「花生」這名太普通了，但為何要加個「落」字呢？原來花生真的太神奇了。其

他植物都會在枝葉上開花結果，把最好的東西都外露出來，唯恐沒有人知道。花生這植物，雖也在枝葉上開花，但在花朶受精後，花瓣凋萎，它的子房竟會慢慢地往下落，直鑽到泥土裡才結果。要不是把它拔出來，也不知道早已結出豐滿的果實了。

就是花生這種生長的特性，給文學家許地山及梁容若把握住了，藉以借物說理，談論人的品德。許地山借父親的口說：「它的果實埋在地裡，不像桃子、石榴、蘋果那樣，把鮮紅嫩綠的果實高高地掛在枝頭上，使人一見就生愛慕之心。你們看它矮矮地長在地上，等到成熟了，也不能立刻分辨出來它沒有果實，必須挖起來才知道。」

梁容若就讚美：「頂謙虛、頂本分，像閻然自修的君子。」

梁容若說花生「看起來很軟弱，矮矮地趴在地上」，但是「生命力很強，韌性很大」。它「安分守己，發展得很慢，腳步卻踏得最堅實，它很少碰到失敗。」從中感受到花生「在平凡裡有雄奇，在渺小裡有偉大。」這正是人所應該學習的品德。而許地山就指出花生「味兒美」、「可以榨油」、

「價錢便宜」，用處很多，卻很低調、很謙虛，因而指出「人要做有用的人，不要做只講體面，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」。

這兩篇文章都借落花生來說明人的品德，雖然皆是借物說理，但表達手法卻各有不同。梁容若的《落花生的性格》是一篇典型的議論文，條理清晰，段落分明，指出落花生的特性，再把這些特性比附人的德性並加以讚頌，也引其他植物來襯托落花生的特點。

至於許地山的《落花生》則用敘文的方式來說明道理。行文平實流暢，記事簡明樸實，用語淺白生活化，沒有刻意的修飾和雕琢用詞。記述一家人一起過花生收穫節，從兄弟姊妹和父母之間的家常對話突出落花生的特質，再以此帶出為人應有的品德。

此文展示了從平凡的行文中帶出不凡的人生哲理。

許地山是近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。他出生於甲午戰爭前的台灣。年輕時入讀燕京大學，正值「五四運動」，他積極參與了當時的學生運動，並與茅盾等人成立了文學研究會。其後他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英國牛

津大學，回國後在多所大學任教。1935年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計劃改變由前清遺老賴際熙太史所定的傳統學風，委託胡適推薦人才出任該院系主任，胡適舉薦了許地山。

許上任後推行改革，定該院主要教授中國文、史、哲及翻譯各科，此制沿用至今。1941年，許地山逝世，葬於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。其系主任職位由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繼任。

梁容若是河北行唐縣人，1922年入讀北京高等師範學院（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）。曾與錢玄同、黎錦熙提倡國語運動，並創辦《注音兒童週報》。1927年大學畢業後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，任職左路總指揮政治教育。北伐完成後，任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秘書。1936年，公費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，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。1948年，到台北籌辦《國語日報》。1958年，任台灣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退休後曾移居美國。

許地山及梁容若均是近代文化界名人，兩人皆不約而同地在平凡的花生中看到不平凡的品德。當我們「食花生」時，不妨也向花生學習學習吧！



■花生雖在枝葉上開花，但卻鑽到泥土裡才結果。 資料圖片

■陳仁啟 作者介紹：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20年。香港大學教育碩士、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。

學語習文
隔星期三見報

大器晚成

古代中文字典 解字兼教讀音

《說文解字》，也稱《說文》，是東漢時期學者許慎所編的一部文字工具書。《說文解字》全書共分540個部首，收字9,353個，凡是與部首意義相類的字都歸為一部，另收「重文」（即異體字）1,163個，原書載有目錄一篇和正文14篇。

可惜的是原書早已散佚，幸好《說文解字》的不少內容被歷代不少書籍引錄，才使這本著作不致湮沒。最主要的是北宋徐鉉於熙寧三年校訂完成的版本（稱為「大徐本」）。

宋以後的《說文解字》研究著作多以大徐本為藍本，如清朝的段玉裁注釋本等。《說文解字》保存了上古豐富的文字資料；闡發六書之說，並首先運用六書理論分析漢字的形體構造，因形說義，因聲求源，是人們認識、掌握上古語音、詞彙和讀通先秦兩漢古籍的重要工具書。

《說文解字》是中國第一部按偏旁部首編排的字典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書。許慎首創部首排列法，以「六書」理論解釋字形、字義、字音及其互相關係，開創後世字典編排、查檢的先河。

所謂「六書」：一曰指事。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見意，上下是也。二曰象形。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，隨體詁誦，日月是也。三曰形聲。形聲者，以事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四曰會意。會意者，比類合誼，以見指歸，武信是也。五曰轉注。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。六曰假借。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，令長是也。《說文解字》正是根據「六書」，根據漢字的本義解釋每個字的形體結構。

代沒有拼音符號，古人想出「反切法」來標識字音。「反切」即是用兩個字給一個字注音，取前一個字的聲母，後一個字的韻母和聲調，合起來就是被注字的讀音。例如，「魯，朗古切」，就是取「朗」的聲母，「古」的韻母和聲調，合起來就是「魯」的讀音。

《說文解字》的出現，對中國語言學和辭書發展影響深遠。晉人呂忱《字林》，梁人顧野王《玉篇》，宋人司馬光等的《類篇》，下至明代梅膺祚的《字彙》，清代張玉書等的《康熙字典》，現代的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等，雖然部首數目略有調整，但都遵從着《說文解字》首創的部首編排法。歷代不少學者都曾研究《說文解字》，當中尤以清朝時研究最為興盛，掀起一陣研究《說文》的熱潮。

其中段玉裁的《說文解字注》、朱駿聲的《說文通訓定聲》、桂馥的《說文解字義詁》、王筠的《說文句讀》尤備受推崇，四人也獲尊稱為「說文四大家」。

「反切法」標識字音

《說文解字》中，收錄的每個字都是先列小篆寫法，後釋字義和字音。其中解釋字音的方法頗為特別，值得一說。由於古

首部依部首編排

■蘋果 中學中文科教師

逢星期三見報

文山字水樂春風

沙田文學 中大回憶

這兩天，坐在電視機前，看着新聞報道沙田中文大學的現場實況，但見烽火連天，黑煙瀰漫，硝煙處處。最不忍的是看到這「人傑地靈」的高等學府，被烈火將這校園吞噬。

我不想去評論政治和時事，我關心的是這肩負着「百年樹人」的神聖任務的學苑。眼前的景象，令我唏噓、令我嘆息。我由這觸目驚心的畫面，聯想起著名詩人，也曾任教於中大的余光中教授所寫的幾首詩，其中的《九廣路上》，更甚應景。試看原文的節錄：

……

讓車廂搖搖，搖忘憂的搖籃 / 讓風搖海，海搖着漁船
這世界太疲倦，太疲倦 / 讓一首帶鼻音的兒歌
啊防波堤，你拍它安眠 / 獅子山隧道剛過了
回頭莫看香港，燈火正淒涼 / 多少暗處起伏着刀光
長街短巷斜斜把月色 / 一回头把月下驟變的臉色
一塊塊，戳成明早依樣的頭條 / 不安在孕育，夢魘四百萬床
……

向今晚的邊境 / 向誰的腳印驚悸
向亡命的腳印，幸或不幸 / 一路敲打過去

余教授一生飄泊，原籍福建泉州，南京出生，中學時代正值抗戰，他在四川的鄉下度過。正如他的《記憶像路軌一樣長》所說，那時他連鐵軌也未見過，卻總愛對

着外國地圖，嚮往坐着火車遊歷遠方。

他每次見到月曆上有火車在原野上奔馳，便心隨煙飄，悠然神往。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長窗的某一扇窗口，欣賞那為他展開的無窮風光。

目的地呢？就讓它在千里之外等着吧，就算永不到達，也好讓他永不下車。他覺得那平行的雙軌一路從天邊疾射而來，是遠方伸來的雙手，要把他接去未知。

鄉居少年的他，那麼神往於火車，大概因為它雄偉而修長。軒昂的車頭一聲高嘯，一節節的車廂就鏗鏘前進，那氣派真是攝人的；聽着那輪軸相激、枕木相應的節奏，初則轟隆而慷慨，繼而單調而催眠，也是另一番情趣。

他坐火車最早的記憶是在10歲，正是抗戰的第二年，母親帶他從上海乘船到安南，然後乘火車北上昆明。滇越鐵路與富良江平行，江水滾滾向南，車輪隆隆向北，不知越過多少橋樑、穿過多少山洞。

他描繪過很多乘坐火車的經歷，印象深刻細緻。他描述當過橋時，俯瞰深谷，有若「下臨無地，躡虛而行」，一顆心，也忐忑虛空。

當穿山洞時，「黑暗迎面撞來，當頭罩下」，「驚魂未定，兩壁的回聲轟動不絕……光明在山的那一頭迎你……驀地天光豁然開朗，黑暗把你吐回給白晝。」

他坐火車時有喜有驚，中間還帶着不安和神秘，歷時雖短但印象很深。他講到由南京去上海的那程火車，和到台灣後坐火車遊覽的經歷和感受，都頗有趣味。

余教授於上世紀70年代來港，在中文

大學任教。大學旁邊正有一條九廣鐵路經過，可以滿足他對火車的情意結。那時候的火車站叫「馬料水站」，到用電氣化火車取代柴油火車時，車站才改稱「大學站」。

這時候的沙田，正改建成衛星城市，陸續開山填海，興建公共屋邨。大抵余教授眼見着沙田鄉鎮舊墟市清拆了，城門河填平了，「沙田畫舫」拉走了，漁船更一早清走了。

這些滄海桑田、旦夕變遷的景象，或者令余教授有點惆悵，未必能即時適應。《九廣路上》文內所描繪的景象，當然不是今日的鐵路站和中大校園。

不過如果他看到校園中的百年老樹燒成焦炭，運動場有如戰場，跳高乳膠墊燒成一堆垃圾，並發出濃密黑煙和陣陣燒焦味，相信余教授也情何以堪。

余教授對火車、鐵路都充滿感情，他的《九廣鐵路》，記他那次，握着一方小郵筒，倚着小站月台上的燈柱，聽着「一千隻鐵輪在鐵軌上彈奏……北上南下反反復復奏不盡的邊愁 / 剪不斷纏不絕一根無奈的繫帶 / 伸向北方的茫茫蒼蒼 / 又親切又生澀的那個母體 / 似相連又似久絕了兩土地……」

由此可見，余教授對鐵路有一份感情的寄託，對沙田更有着無限的愛戀。他提倡「沙田文學」，與其他中大學者共同推動「文學的沙田」，記下住在宿舍可見的美景。他甚至認為沙田的土地有潛質成為鄉土文學的滋養地，他的《沙田山居》堪稱佳作，但我希望「燈火」不再「悲涼」。

■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言必有中

星期三見報

男家送聘禮 利是過大禮

筆者快要展開人生新階段，與愛人共譜通往未來的愛情樂章。回想筆者修讀大學碩士課程時，有一課題就要專研中國婚禮習俗，當時參考的就是《禮儀》中的《士昏禮》。

《禮儀》是儒家十三經之一，當中記載着先秦的各種禮儀，以記載士大夫的禮儀為主，作者已無從考證。而記載關於婚禮的一篇，就是《士昏禮》。（筆者可沒有打錯字啊！的確是用黃昏的「昏」，古人認為黃昏是吉時，有陽往陰來之意，所以會在黃昏時行娶妻之禮，亦因而以「昏」曰之。）

《士昏禮》可以說是中國關於婚禮的最早記錄，對象為上層統治者的婚禮，記載了一套完整的婚姻禮節。因為跟現今相距多於二千年，再加上擬寫對象非平民百姓，所以當我們閱讀當中細節時難免會覺得有點誇張，又或認為當時的人有點吹毛求疵。同時，隨着歲月流逝，有不少禮儀都難免簡化，現在我們實踐的與當時大相逕庭亦十分合理。

《士昏禮》記載了一套完整的婚姻禮節。傳統禮節共有6個步驟，即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和親迎，合稱為「六禮」。筆者才剛過大禮儀式，對此印象特別深刻。過大禮，即古時的納徵，由男家把聘禮送到女家，為婚禮習俗中的最重要的儀式。根據《士昏禮》，納徵時需以黑、紅兩色的五匹帛和鹿皮兩張作禮物，禮節與納吉禮相同。現在的已簡化了很多，各家已自訂規矩和形式了，而當中的偉大發明——包羅萬有利是——更是讓一切掛漏漏一的可能性都減去。這實在令現今籌備婚禮的新人安心不少。

2020年雙春兼閏月，是結婚的另一個大好年。相信有不少對愛侶都會參考傳統結婚儀式，不過說到底，過去有很多禮節於你於我已不合時宜，大家做到皆大歡喜就可以了。

祝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，白頭到老，永結同心。

■廖尹彤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
網址：<http://hkct.edu.hk>
聯絡電郵：digs@hkct.edu.hk



聊齋選譯

星期三見報

《勞山道士》

（續11月6日期）

俄，一客曰：「蒙賜月明之照，乃爾寂歛。何不呼嫦娥來？」乃以箸擲月中。見一美人，自光中出。初不盈尺；至地，遂與人等。纖腰秀項，翩翩作《霓裳舞》。已而歌曰：「仙仙乎而還乎，而幽我於廣寒乎！」其聲清越，烈如簫管。歌畢，盤旋而起，躍登几上。驚顧之間，已復為箸。三人大笑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喝了一會兒，一個客人說：「承蒙主人賞給我們明亮的月光，可是這樣喝悶酒不夠味。為什麼不請嫦娥來助興呢？」於是道士就拿了一根筷子，對準牆上的紙月扔去。只見一個小美人，從月亮裡頭走了出來。開始身高還不到一尺，落地就和平常人一樣高了。腰肢纖細，頸項秀美，輕盈地跳起了《霓裳羽衣舞》。一會兒又唱道：「仙仙乎而還乎，而幽我於廣寒乎！」那歌聲清越悠揚，像吹洞簫那樣優美。唱完了歌，旋轉起舞，騰躍上桌。

在大家的驚奇注視下，那嫦娥又變成了一根筷子。三個人都哈哈大笑。

書籍簡介：

《聊齋志異》雖用文言文寫成，卻深受大眾歡迎，三百年來廣泛流傳。本書所選是流傳甚廣、膾炙人口的故事，展現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。

